

Z

G

W

X

D

X

21世纪
21SHIJI
ZHONGGUO
WENXUEDAXI
2009NIAN
QINGCHUN
WENXUE

中国文学大系
2009年

青春文学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白 烨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21^{世纪}
21SHIJI
ZHONGGUO
WENXUEDAXI
2009NIAN
QINGCHUN
WENXUE
中国文学大系
2009年
青春文学

◇主编/韩忠民◇本卷主编/白桦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白 烨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 年青春文学/白烨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1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499-6

I. 2… II. 白…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5030 号

2009 年青春文学

责任编辑 常 品 杨学会

责任校对 田 丰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8.87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ni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499-6

定价: 22.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序：新的进取，新的风采

白 烨

以“80后”作者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写作，在新的世纪中长足崛起之后，一直在持续的分化与深化中悄然进取。这种不断地渐变，有意的新变，使得“现在时”的青春文学与“过去时”的青春文学，有了一些明显的不同，已是一个无可避讳的事实。

其实，每年一本的青春文学作品年选，便是这种变化的生动缩影，这种进程的忠实记录。即由这本2009年的青春文学作品选本来看，青春文学那种开掘的劲头、那种拓进的势头，就相当的有力而鲜明，让人为之振奋，为之欣喜。

校园生活是青春文学最为常见的写作题材，但在2009年的青春文学中，一些作品在面对这一传统题材时，却以各自不落窠臼的艺术探悉，写出了不少难能的新意。

吕伟的《狼烟》，水格的《倒带》，在看似寻常的校园故事中，把镜头对准小主人公沈小尾、小航的行状与心态，写他们在孤傲又孤独的童年中，默默建立个性与自信的艰难过程，作品虽不时散发出一种青春的青涩与难言的苦涩，但却以指向内在精神

的主动性成长，让人读来又暗感欣慰。而阳光已至的《温差》，蒋雅楠的《糖·不用》，虽然仍是以校园恋情为主的庸常题旨，但那份感情是否真的就是爱情，实在又要不断地打上问号。他和她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相互错失的结局，在疑似爱情之中，显然又蕴涵了暗恋与明恋、单恋与互恋以及误解与理解，走近与疏远等诸多人生况味。这些作品因为主要着眼于人物本身的心性与情性，凸显的是人的精神发育与个性成长，校园生活实际上成为了个性童年的一个场景或一个陪衬。

超越校园的生活环境或把校园生活与社会现实链接起来，描写青春时期的成长与初涉人生的历练，是青春文学写作中又一个比较常见的题材类型。而这类写作在2009年间，也有一些作品取得了可喜的突破，读来让人耳目为之一新。

周嘉宁的《光斑》，苏瓷瓷的《一望无际的忧伤》，苏德的《忆梦返》，分别描写了“我”与婆婆，“我”与父亲，“我”与母亲之间的与亲情有关的故事，但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性的问题，那就是缘亲人不近，人近心不贴，那种由诸多原因构成的相互之间的隔膜，实在让彼此都为之作难和焦虑。但由一桩桩琐事的感知，一件件小事的索解，“我”在他们的忍让与宽容中，开始理解了他们，走近了他们，并反思了自己，改变了自己，由此，形同“路人”的他们又真正地成为了相互体贴的亲人。这里透射出了一种难得的意味，那就是作为晚辈的“我”的敢于自省，知道感恩，这其实才是使自己渐次得以改变，使亲情最终得以改善的关键与重心。乐小米的《我们再也不会遇见爱情》，独木舟的《孔明灯最后落到了哪里》，虽以都市男女的爱情故事描写为主，但在两位男主人公的痴情又坎坷的爱恋中，又不断凸现各自的女友越出常轨的不羁个性，又由她们的这种特异情性，寻索出她们此前不慎或不幸失足的经历，使得他们的这份痴情经由冤情，又化作了悲情。这样一些故事延伸与意味钩沉，都使得作品由爱情入手又超越了爱情，并由年少时代的失足将会影响其一

生的深沉意向，而具有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

本选本还选入了一些非属小说的作品，如马小淘的《那么沉静那么伤》（外一篇），霍艳的《地下铁》等。马小淘的两文，应是影评或书评，但她以散文的笔法娓娓道来，故事的重述之中，带有基于自己的独特感受的意味解读，那种随性又感性的味道，当然属于马小淘，也显然属于“80后”。霍艳的《地下铁》，属于记事、记感类散文，“我”在这里，是一个普通乘客，但这个乘客却在不露声色中察言观色，读解他人，实实在在地把地铁当成了体味人生的一个驿站。这些非小说类作品，也以自己的方式体现着青春文学写作的一种重要品格，那就是以他们不羁的文字，抒写着他们不羁的心灵。

2009年的青春文学写作，这样的一个选本自然不能包罗万象，尽收其美，何况还有众多的长篇小说作品，大量的流布于网络之间的作品。但我以为，中短篇小说写作，应是代表了青春文学的写作取向与艺术水准的最为重要的领域，由此入手，即可把握青春文学的基本走向与时代脉动。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个选本，以中短篇领域里的重要作者的代表作品，以点带面地显现了它们的切实进取，它们的特异风采，由此，我们可以也窥知它们纷繁的现在，预知它们光明的未来。

是为序。

2009年12月12日晚于北京朝内

目 录

001 / 序:新的进取,新的风采	白 烨
001 / 光斑	周嘉宁
012 / 狼烟	吕 伟
027 / 一望无际的忧伤	苏瓷瓷
039 / 那么沉静那么伤	马小淘
043 / 我爱你, 再见	马小淘
048 / 日全食	夏茗悠
065 / 关卡	林壁炫
071 / 新地下铁	霍 艳
079 / 温差	阳光已至
102 / 倒带	水 格
114 / 忆梦返	苏 德
136 / 糖·不甩	蒋雅楠
149 / 我们再也也不会遇见爱情	乐小米
176 / 孔明灯最后落到了哪里	独木舟
190 / 关于爱以及不死之城的只言片语	马 广
216 / 嗨! 朱迪生活在 1968	祁又一
262 / 烟卤	小 饭

光 斑

周嘉宁

晚上七点多是咖啡馆最忙的时候，我站在柜台后面不断从烤箱里捧出松脆的面包，切黄瓜和番茄，把奶酪片夹在面包中间，用牙签将熏肉们插紧，把周围的面包皮切掉。老板是个卡朋友兄妹迷，悬在头顶的喇叭里永远都播放着他们的曲子，这对我来说或许也是个安慰。我喜欢这个时间，客人们围着他们的桌子团团坐好，高谈阔论，啤酒被不断打开，奶油融化在平底锅的香味弥漫在周围。

如果是夏天的话，此刻夜幕刚刚降临，视线被浸泡在一种奇妙的紫颜色里，我们休息时坐在外面的露台上，老板和他的女朋友苏西在我对面抽烟，他们会说：“嘿，来唱支歌吧。”我懒洋洋地唱支歌给他们听，我喜欢这样的时间，可是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离开这儿，这打算连苏西都不知道，我要唱歌，可不是在这儿，不是在这儿。

“喂，英婆婆来了。”苏西朝我打了个响指，指指玻璃门外面。

“唉。”我把胳膊从水斗的肥皂水里捞出来，果然是英婆婆，这会儿天气已经暖了，她还穿着件夹袄，头发是我前两天带着她

去剪的，剪完以后她不喜欢，现在她全部用夹子夹起来了。

今天她来早了，本来她总是到打烊的时候才来，那时候厨师已经下班了，我就用电磁炉给她做碗粥喝，有时候她也喜欢吃千层面和抹了吞拿鱼酱的面包，老板默许我这么做，大抵是因为每次英婆婆碰到他的时候，总是拉着他的手说：“三三这女孩心眼好，多亏她照顾我，如果她做错什么事情一定不是故意的，她真的很好，你们也都很好。”老板因为我数年如一日地照顾一个孤寡老人而对我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请这样的服务员总是不会错了，尽管我走神，填错单，上错咖啡，他还是同意我把每天剩下的食物都打包带去给英婆婆。

可是这会儿才八点半，英婆婆来早了三个小时，咖啡馆里的热闹还没有散去，与她平日里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她好奇地站在门口，笑咪咪地朝我招手，又有点紧张和局促。我心里咯噔沉了一下，觉得她是出了什么事情，问她怎么来了，她指指马路对面的灯红酒绿说：“我就是想来看个电影。”

我有点诧异，因为对面的电影院已经拆掉很久了，好多年了，现在变成了夜总会，晚上生意清淡的时候，咖啡馆的男孩们就在玻璃窗后面三三两两地坐着，抽烟，看对面在寒风里穿着露背装的小姐们进进出出，他们还无聊地给她们起了名字，大胸的——露露，长腿的——娜娜，每天都在外面抽烟的那个——小克丽丝。

“英婆婆，怎么回事呢，怎么想到来看电影的？”

“前两天还听你爸爸妈妈说，骑自行车到这儿来看电影的，他说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你还记得么？”

“《红衣女郎》？”

“是啊，就是这个名字，总是听你爸爸说起，所以就来看看。”

“英婆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看，现在已经不放这个电影了。”我指给她看对面的夜总会。她若有所思地看着，又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大概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于是就说：

“你去忙吧，我在外面坐一会儿，不要耽误你做事情了。”

我的眼泪突然就要涌上来了，英婆婆说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爸爸妈妈还没有离开，他们常常在晚饭后一起去看场电影，内部电影，放的都是国外的片。爸爸喜欢《红衣女郎》里的主题曲，他看过电影以后就去新华书店买了磁带，每个周末的早晨总是这首歌在倾诉衷肠。后来他们就不见了，他们去了国外，经济上的事情，所以他们是逃出去的，并且再也不能回来了，那首歌是我最早学会唱的英文歌，那时我还一点不会说英文。

英婆婆的记忆早就已经彻底乱了，她分不清楚昨天和前天，这个星期和那个星期，但是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那么早之前的事情，当做是刚刚发生的，现在她突然意识到了，就显得特别忧伤，她长久地坐在咖啡馆门口的暖气炉旁，看着对面的夜总会，一动不动。

苏西走过来塞给我一张折成方块的字条说：“报名表。”

“明天你能帮我顶个班么，我下午就不过来了。”我悄悄把字条塞进裤兜里。

“等你当明星，记得请吃顿火锅就好了。”苏西笑着说。

“嘘。”

打烊的时候，老板和苏西开车，顺路把我跟英婆婆送回家。我从柜台后面拿出一份土豆色拉装进饭盒里，还有老板留给我的两条腊肉和一块鳗香，他从外地带回来，嘱咐我带给英婆婆。因为过年的时候，英婆婆带着压岁红包到咖啡馆里来发，我、苏西、老板都有份，每个红包里面有五十块钱，对英婆婆来说也是很大一笔钱，而每个对她好的人，她都想要掏心掏肺地还给人家。他们觉得不好意思，要把红包都给我，我很窘迫，也不愿意拿，最后就大家一块儿吃了顿火锅，在鱼丸翻滚的时候，老板问如果英婆婆一直这样老下去怎么办。他这个问题问得真滑稽，因为英婆婆总会一直老下去的，苏西说她家附近有个养老院还挺好

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照顾英婆婆的？”

“很长时间了。”

“那她的家里人呢？”

“我不知道，她也记不清了，应该都是在国外了吧。”

老板抽根烟，又啧啧地叹息起来。

车上，英婆婆望着窗户外面，这段路我们都太熟悉了，从我出生开始，我就一直在这里，现在整片的棚户区已经拆掉了，变成了六车道的大马路，只有我们住着的一排房子还摇摇欲坠地存在着，被一边的工地和另一边的高楼围绕着，阳光被遮蔽，如同孤岛。自英婆婆从宁波坐船逃到上海，她也就一直住在这儿了，那还是打仗时候的事情，英婆婆说船的两旁都是扔到河里就爆炸的炸弹，她就闭着眼睛躲在妈妈的后面，然后她们住到虹口区租界的一个精神病院里，那儿都是难民，我问她怕么，她摸着胸口说怕啊怕啊，炸弹就在旁边，怕得要死。而时间总是让最最惊险的事情变得扁平泛黄，她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那是发生在故事书和黑白电影里面的一样。

到了，英婆婆下车后敲了敲玻璃窗，对苏西说：“你们真好。”

我看着她佝偻的身体，眼泪居然又忍不住涌了上来，我今天是怎么了？

晚上，楼上的老头依然把电视机开到最响，好多天了，没有更换过频道，我给苏西打电话的时候说，不会就这样死了吧，说完又为自己的恶毒感到后悔。早好几年的时候，老头就得了精神病，他有个妻子，肥胖，刘海儿每天都吹得很高，穿天鹅绒的连衣裙，每天在狭窄的楼梯里走上走下就蹭了一身的灰尘，但是他们的女儿却生得非常好看，只是从来不跟我说话，看到我就好像是看到一抹空气。后来他的女儿去新加坡当空姐了，他的老婆重

新嫁人了，他还是痴痴呆呆，经常只穿条宽松的内裤，站在门口。

好多次，他水龙头没有关，水就渗到我家的墙角来，直到现在那墙角的霉斑还勃勃生长，更不要说那些扎成小包从来不扔掉的垃圾，腐烂以后黏液就从塑料袋里流出来，我几次想冲上去把老头的门砸开，都被英婆婆拦住，她说：“他也很作孽的。”从前英婆婆还有力气的时候，她每天下午还会去帮老头打扫厕所，厕所的门他从来不锁，我觉得这很卑鄙，但是我过生日的时候，英婆婆除了买了个生日蛋糕送给我之外，还给老头也送去一个，她总是怕遗漏了谁，遗漏了对谁好。

此刻我感到墙壁上的碎屑被电视机的声音震得都在往下面掉，已经裂开的缝隙上贴着张《红衣女郎》的海报，十几年前的电影。那年爸爸妈妈刚刚去了国外，他们知道我喜欢里面的那首《电话诉衷肠》，就寄回来一盒正版包装的磁带给我，附带海报，这好像也是那么多年来，他们给我的唯一礼物，到了现在，就只剩下定期的生活费，却也并没有充裕到让我不再困苦，对于这儿的生活，他们的想象还停留在那个使用粮油票的年代。

我拿出那张报名表，展开又叠起来，明天我要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的初选，我要唱这首歌，如果得奖的话，或许我就能离开这里，但是现在心脏和喉咙却一起彻底被堵死。窗户外面可以看到远处尚未暗去的霓虹灯，我想要去香港，我想要去好莱坞，我想要去那些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想要站在真正的舞台上，有黑压压的光芒，沉重的睫毛膏，嗯，我想要自由，自由。

英婆婆敲了几下门，她平时从不来敲我的门，她总觉得我很忙，因为我的灯常常亮到清晨，她便觉得我是在学习，或许我明天还需要去考试，所以她很少来打扰我。如若来找我便一定是纸或者笔芯用完了。从我有记忆开始她便总是坐在亭子间里，长时间地写日记，我想她是在写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因为她很少出门，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她所能写的，应该都是过去的片段。

她的抽屉里塞满各种各样的纸——信纸，草稿纸，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还有用完的笔芯、漏油的笔芯、笔头写坏的笔芯。抽屉里塞不下了，这些东西便蔓延到桌子底下的纸板箱里，纸板箱与纸板箱叠在一起，潮湿，发霉，没有人会再将它们打开。

“你能给我几张纸么，纸用完了。”英婆婆站在门外，在一盏沾满油腻的昏黄灯光里，今天她显得特别矮小。我拿出一沓新的练习本给她，她又立刻摆摆手说：“这本子太好了，你给我些用过的草稿纸就好了。”我突然为她的小心翼翼而感到烦躁，我恨她对我这样小心翼翼，我想责怪她，我突然恶狠狠地想让她感到难过。

于是我对她说：“我想要去香港。”

“好啊。”她耳背，显然没有听清楚我在说什么，但是她乐呵呵地说，好啊。

“我想去好莱坞。”我气恼，伤心，把指甲抠进了虎口下的皮肤里。

“哪里？”她问，有点紧张。

“很远，在美国。”我开始哭

“好啊好啊，是你爸爸来信了么？”她关心起来，依然乐呵呵的。

“英婆婆，我是要走了啊。”我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感到难过，因为我要走了。

“早点休息，天要亮了。”她慢悠悠地转身回亭子间。

我把门关上，等，等，等听到她也咔哒一声关门，我才大声地哭泣和喊叫起来，这声音从关不拢的窗户和墙壁的缝隙里漏出去，立刻就被外面六车道马路上疾奔过去的集装箱卡车碾碎了。我没有办法唱明天的歌了，我想，我乱糟糟地想着歌词，默默地哼着曲调。这个时候，整个世界上，仿佛就只有我跟英婆婆还没有睡去，她连绵不绝地在记日记，直到早晨，我不知道她是在消磨时间，还是在为了时间，做着微薄的抵抗，可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我的安慰。苏西和老板，他们都说我是英婆婆在这个世界上

上唯一的依靠，可是现在，在这个天怎么也亮不起来的夜晚，我觉得，英婆婆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后半夜，我把喇叭的声音调得很小，开始填写报名表，过分认真，却把地址栏填错了，我担心起来，觉得他们会因此而无法联系到我，于是反复涂改，越来越糟糕，最后把笔重重地在桌子上戳了两下以后扔掉了。今天不对，哪儿都不对，我把报名表折起来，又展开，反反复复，太累了，把它扔掉吧，我没有办法做到，我没有办法唱歌，明天依然去咖啡馆里上班，给英婆婆带容易嚼烂的奶酪千层面，没有黑压压的光芒，没有嘶啦作响的耳麦的声音，与英婆婆一起待在这儿，等天亮起来。

从亭子间传来呻吟声，这呻吟声先是隐没在电视机声音里面，但很快就清晰起来，我把门打开，这呻吟声就直接钻进了我的耳朵，我的身体，我的心脏，于是我没有办法动弹了。我站在那儿，是英婆婆，可是她在呼唤着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爸爸的，她唤着爸爸的小名，一遍高，一遍低，一遍高，一遍低。这个名字，我有很多年都没有听到她唤过。

我冲上楼梯，几乎连滚带爬，心脏怦怦直跳。亭子间里，英婆婆半躺在床上，假牙取下来了，所以脸看起来像是塌下来般，捂着胸口，老了很多岁。

我小声跟她说：“英婆婆？”

“难过，疼。”她说，“麻烦你去把我儿子叫起来，他在楼下睡觉。”

“我送你去医院。”

“麻烦你去把我儿子叫起来，他来了就好了。”

“英婆婆，这里就只有我，爸爸早就不在了。”

她迷惘地看着我，半张着的嘴巴里流出来口水，我知道了，她依然没有想起来我是谁，有时候她会想起来些片段，那些片段一定就像光斑一样闪烁在她的心里，但是这些光斑里从来都没有

我，她想不起来我是谁，我对她来说，只是一个住在她楼下的好心肠的女孩，照顾她，带给她夜宵，给她很多练习本，而其实，我是个陌生人。

所以，她拒绝去医院，当她明白她的儿子不会出现以后，她就将身体背转过去，不再与我说话，粗鲁地呼着气，呻吟着，推开我的手。这让我想起来，当她的记忆还清晰的时候，她曾经是个坏脾气的老婆婆，她总是对着爸爸发脾气，在她生病的时候，就不愿意吃饭，也不跟家里人说话，有时候她骂人，用的是她很久以前的家乡话，那些话滚珠般落出来。现在她又开始咒骂，她咒骂爸爸和妈妈，她咒骂老天，她弓着背，一边呻吟，一边咒骂，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我想把她拉起来，可是她的力气变得好大，她推开我，她说：“你们都不要管我了，你们让我去死吧，让我去死吧。”我哭着，再去扶她，我跟她说：“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了，但是我感到她或许真的快死了，为此我害怕得发抖。

等到老板和苏西开车过来，跟我一起把英婆婆送到医院里去的时候，她一半的身体已经动不了了，老板把她背进医院，而她也彻底丧失了平日里的和蔼，她流着口水和眼泪，用剩下的一点点力气来抗拒、挣扎。老板突然惊叫了一声，他有点尴尬地看着我，说：“她好像是尿了。”

我很委屈，几乎要冲着她吼叫起来，我对她说：“你再这样就把你扔下了，把你扔在这儿，没有人会来管你，没有人非得来受这个委屈。”这大概是我对她说过，最残忍的话，但是她果真停了下来，又是那么迷惘地看着我，像要努力从那些光斑中找到一些画面，她在哭，这让我难过极了。这个时候她需要家人，家人让她感到安全，我太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此刻也是如此孤无助援，我此刻也是如此地需要家人，我跟她是一样的，我知道。

“三三。”英婆婆叫我，她说，“我房间门锁好没有？那些日

记我不想让别人看到，你帮我放放好。”

我愣了一下，我不知道这会儿她为什么还想着那些日记。

英婆婆是突发的脑梗，我们立刻就给她办了住院手续，苏西借给了我一点钱，在付费处，她很认真地问我：“你是不是真的想好了要这样做？”

我没有考虑就说：“是的，钱我会去问我爸爸要，下个月应该就能还你。”

“我真搞不明白你到底在想什么，英婆婆是个好人，我们都喜欢她，但是你为她做的事情应该有个底。”她恨恨地在旁边要点烟，被路过的护士阻止了，她就骂骂咧咧地往门外走去，我觉得对不起她，我也想要追上去跟她解释，但是真累，迈不动步子，表格上很多格子要填满，凌晨的急诊室里，不时从角落里发出梦呓般的呻吟声，还有头破血流的醉酒者自己歪歪扭扭地走进来，我把笔扔在一边，坐在长凳上，想发会儿呆，像在咖啡馆里一样。

医生走过来，取下口罩说：“快点把钱付了，把药取过来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填这些表。”我摇摇头。

“你是病人的谁？”

“嗯？”

“家里人？”

“是的。”我说，“英婆婆，她是我奶奶，但是她的脑子不太好了，她不记得这些了。”现在，当我说出了这句话，我觉得一切都是对的了，要说残酷，那只是记忆抵不过时光罢了。

车上苏西塞给我一张广告单，她说从刚才的医院免费取阅架上拿下来的，我看了一眼，是一张在市区内的养老院的广告，她一定还在生我的气，但是明天就会好的，而老板跟着广播哼一首歌，他的裤子被英婆婆弄湿了，在医院的厕所里洗了一下也没有烘干。天已经彻底亮了，我很久没有看到过清晨的马路，背书包的中学生，炸油条的摊，我想英婆婆也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些

了。而苏西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以后没有办法再让英婆婆住在亭子间里的，她这种岁数的人，不小心摔一跤的话就完了，而且需要二十四小时有人照顾，你如果真的为她好，就给她安排一个养老院，想办法联系到她的儿子……我就这样在车上睡着了。

回到家里，老板送的腊肠还挂在天井里，我走到英婆婆的亭子间里，她的门真的没有锁，于是我走进去，把她摊放在桌子上的纸收起来，终于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她的字迹极端潦草，勉强可以辨别。

楼上的老头起床了，在外面探头探脑地问我：“你在看什么啊？”

我没有理他，于是他气恼地说：“我的鸽子不见了，你把我的鸽子还给我。”

“你哪有鸽子？”我无奈地问他。

“我养过，在晒台上，你把鸽子抓走了。”他嘟囔着，又说，“我去告诉你奶奶，让她好好教训教训你。”我本该气愤地去骂他，去把他的电视机砸掉，但是他的傻话竟然让我微弱地感动，于是我看着他嘟囔着走去晒台，继续找鸽子。

接着，我在这个终于安静下来的早晨，坐在英婆婆的桌子前，开始看她的日记。那不是我以为的回忆录，那全部都是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她说过的话，别人对她说过话，天气预报，新闻事件，她都详细地写下来，难怪她每天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难怪整个晚上她都无法睡去，只是不断地写，唯恐有遗漏。

有一天，她写：今天天气很好，中午吃了三三煮的面条，有番茄，肉丝，西葫芦，午餐营养好。

有一天，她写：今天天气很好，中午三三出去上学了，她在厨房里给我留了三明治，中间夹了火腿、蘑菇、奶油，黄瓜有点酸，我偷偷挑出来扔掉了，她有时候脾气不好，不想让她知道，但是午餐营养好。

最后一天，她写：晚上问三三拿了练习本，明天记得买一点